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三寶太監西洋記
第四十八回 天師擒住王蓮英 女王差下長公主

詩曰： 西洋那識綺羅香，未擬良媒自主張。
為愛風流高格調，最堪塵世儉梳妝。
敢將□指誇纖巧，不把雙眉鬥畫長。
此日狀元遭厄難，慙慙全仗硬擔當。

總兵官軍令已出，黃鳳仙把個南人不怕死的話，南人不肯遺下披掛、兵器、鞍馬的話，魍魎鬼作吵的話，細細的說了一遍。總兵官大驚，說道：「喜得你來稟我，不然我一家大小不得安寧。凡事悉依你處就是。」黃鳳仙大喜，心裡想道：「果中我唐狀元之計。」三通鼓響，黃鳳仙押出南朝四員將帥，逕出東門，出在東門之處柴篷左側。張狼牙把個眼瞧一瞧，果然是四副披掛，四副兵器，四副鞍馬。他忍不住心頭大怒，大喝一聲，把個渾身的繩索，逐寸逐分的斷了。那三員將帥都尋著活扣兒，一扯一個空。各人得了各人的披掛，各人拿了各人的兵器，各人跨上各人的鞍馬，一擁而來，齊奔寶船之上。

卻說總兵官王蓮英聽知道這一場凶報，咬牙切齒，怒目圓睜，罵說道：「好賤婢！你有多大的本領。焉敢賣國求榮！」即時點起精兵一支，取出披掛，跨鞍上馬，開了東門，一趕趕將來，高叫道：「賣國求榮的潑賤婢哪裡走？」唐狀元聽見有人吆喝，說道：「黃夫人，倘或有人趕來，我和你怎麼處？」黃鳳仙道：「一手不敵兩掌，我和你四個人，倒反怕他一個人麼？」唐狀元道：「只因他的術法有些不好處得。」黃鳳仙道：「他的術法在我手裡，你過會兒看我破來。道猶未了，王蓮英一人一騎，當頭一支女兵隨後，竟直趕近身來。唐狀元叫黃游擊護衛元帥先走。他這三個勒轉馬來，一字兒擺著：黃鳳仙在中，唐狀元在左，張狼牙在右。只見王蓮英擺開陣來，高叫道：「狗爛肉，我費心拿的人把你受用，你還把我的江山都賣了來。」黃鳳仙道：「你還不羞哩！把你你父母生來兩塊皮，哀求了一日還沒有人要，還說是你拿的人我受用。」起手就是一刀。王蓮英急忙的還一刀，你一刀，我一刀，兩個番將，兩騎番馬，兩張番刀，砍做一砣兒。王蓮英恨不得一口涼水把個黃鳳仙一口吞在肚子裡，抖擻精神，越戰越英勇。唐狀元又恐怕黃鳳仙不得勝，一騎馬，一桿槍，斜曳而來。王蓮英看見唐狀元幫殺，心上越發礙酸，提起口刀，單戰唐狀元。戰了三五合，王蓮英又撥轉馬走。唐狀元要在黃鳳仙面前弄手段，竟趕他下去。黃鳳仙曉得總兵的毛病，也只得跟他下去。可的王蓮英捧出鐵桶來，飛出黑煙來。看看的黑煙又要往下落，只見黃鳳仙袖兒裡面飛出一個烏鴉，那烏鴉一飛，飛在天上，一個鷓子翻身，卻又落將下來，緊緊的落在王蓮英的頭上，那一股黑煙都不見了。王蓮英看見破了術法，沒興而去。

這三位回馬不用鞭，逕到寶船上。唐狀元道：「你總兵官那一股黑煙，是個甚麼術法？」黃鳳仙道：「叫做蜘蛛羅網法。鐵桶兒裡面是個蜘蛛，掀開了桶蓋，那蜘蛛就飛上去。飛上去復飛下來，抽出的絲就把個人捆縛得定定。故此叫做蜘蛛羅網法。」唐狀元道：「黃夫人，你袖兒裡飛出來的是個甚麼法？」黃鳳仙道：「是個烏鴉法。蜘蛛看見了烏鴉，自身難保，還肯吐絲哩！故此就破得他的。」唐狀元道：「妙計，妙計！」到了寶船上，拜見元帥。元帥甚喜，頒賞有差。相見大小將官，大小將官甚喜，哪個不說道：「天姿國色，蓋世無雙。」哪個不說道：「唐狀元是個才子，黃鳳仙是個佳人。才子佳人信有之。」唐狀元道：「今日無事，休息一番。」黃鳳仙道：「我那王總兵昨日敗陣而去，不知怎麼氣滿胸膛。一會兒就好來廝殺也。」道猶未了，藍旗官報道：「王總兵在陣前討戰，變名要黃鳳仙。」元帥道：「選下精兵一支，跟著黃鳳仙出馬。」馬公道：「新降的婦將，未知他心腹何如，恐有裡應外合之變。」元帥道：「黃鳳仙忠良謹厚，不必過疑。又且疑人莫用，用人莫疑。」馬公道：「元帥之言，見得最大。」即時差下黃鳳仙出陣。

黃鳳仙出在陣前，看見個王蓮英，自古道：「恩人相見，分外眼清；仇人相見，分外眼紅。」王蓮英高叫道：「你那敗壞我夷邦風俗，辱國的賤人，早下馬受我一刀，免得費我手腳。」黃鳳仙大笑，說道：「我把你這個賤婢，你死在頭上，還不省得。」拍馬舞刀，直取王蓮英的首級。王蓮英大怒，說道：「你是何等的人？敢來犯我上輩！」急架相迎。兩家子殺在一處。黃鳳仙心生巧計，兜轉馬走回來。王蓮英殺得氣起，竟自趕下來。黃鳳仙扭轉身子，撲地一響。王蓮英眼快，看見是枝箭飛過來，連忙的一撇一刀。撇一刀不至緊，把枝箭撇做了兩段，每一段中間就爆出□枝小箭來，都射著王蓮英的身上。早已一枝中了他的左腿，一時間忍不過疼，敗陣而去。原來這個箭總是一枝大箭，箭裡面藏著二□枝小箭，不用弓，不用弦，只在袖兒裡遞將出去。對敵的看見箭來，小不得把個兵器來隔。隔斷了那枝大箭，卻不爆出那些小箭來？又多又快，少不得傷人。名字叫做個子母箭。這是黃鳳仙遇著神師所授，百發百中，故此王蓮英受了他這一虧。

黃鳳仙借了這些贏勢兒，趕他下去。王蓮英又古怪，逕跑到海邊上。黃鳳仙也趕到海邊上。一趕趕急了他，王蓮英連人帶馬，一轂碌跳進海裡去了。黃鳳仙罵道：「潑賤人，我曉得你死在頭上，只是便饒了你得個囟圖屍骸。」掌起得勝鼓，逕回寶船。元帥大喜，賞賜甚厚。黃鳳仙領了賞賜回來，唐狀元道：「只怕你總兵官是個詐死。」黃鳳仙道：「詐死除非是個水圍之法。我平生不曾看見他有這個法兒。」

到了明日，藍旗官報道：「昨日女將王蓮英又來討戰。」唐狀元道：「我說是個詐死。」連元帥也吃了一驚，說道：「可看得真麼？」藍旗官道：「一則形象無差，二則他自家稱名道姓，豈有個不真的？」馬公道：「夷人心術不端，即此一事，就看得他破了。」王爺道：「假捏軍功，依律該斬。」元帥叫過黃鳳仙來，吩咐道：「你昨日這一功，卻有些不實哩！」黃鳳仙道：「非末將敢欺元帥冒認大功，委果是他跳下海去，眾軍士所共見的。」元帥道：「你是夷人，不知我朝法度。假捏軍功，依律處斬，你可曉得麼？」黃鳳仙道：「曉得了。容末將再去陣前，將功贖罪罷。」元帥道：「這個也通。」唐狀元看見元帥說個「也通」兩個字，他就曉得元帥心上還有些疑惑，朝著上打一拱，說道：「末將願同黃鳳仙出陣，一則監軍，二則助他一臂之力。」元帥允允。

兩個人即時披掛上馬。王蓮英迎著就叫做：「爛狗肉，你可曉得我的厲害麼？」黃鳳仙道：「饒你厲害，我要活捉你來。」二人大戰，戰到二□餘合，不分勝負。王蓮英手裡又在撮撮弄弄，撮弄出一個小小的葫蘆，不過三寸來長，正在朝著太陽來晃也晃。唐狀元先前就看見了，帶過馬來，照著他的葫蘆就是一槍。一槍不至緊，戳得個葫蘆有千萬道的金光一進而出。唐狀元的兩隻眼，如同兩道閃電一般，一隻眼一道閃電，又還開得個眼？不覺的撲一聲響，掉下馬來。王蓮英伸起刀就要動手，嚇得個黃鳳仙魂不附體，連忙的架住，救起了唐狀元。王蓮英又尋著黃鳳仙，單單廝殺。殺了一回，也拿出個葫蘆，朝著太陽晃一晃，就爆出□萬道金光來。黃鳳仙看見笑了一笑，說道：「這是我老娘多年不用的，你敢抄這舊文章來哄我麼？」輕輕的張開口，對著西北上歎一口氣，早已不見了那個萬道金光。王蓮英看見一法不中，二法不成，連忙的飛過一口劍來，砍著黃鳳仙的頂陽骨上。黃鳳仙又笑了一笑，把個手指頭兒一指，那口劍輕輕的插在地上。王蓮英看見不能取勝，心上有些慌張。只見黃鳳仙手裡又拿了箭來，王蓮英越加慌了，說道：「今日天色已晚，你不要把那個暗箭傷人。明日來，我和你明日決一個勝負。」黃鳳仙道：「你今番曉得我老娘厲害麼？」各自散陣。黃鳳仙同著唐狀元得勝歸來，元帥大喜，又行賞賜。

明日兩家又是這等對陣。王蓮英說道：「賤人，今日若不斬你首級，誓不回兵！」黃鳳仙道：「我今日不斬你的驢頭，也不住手。」兩個人一行說著話，一行就翻過臉來，提刀大戰。雙戰了二三□合，王蓮英詐敗佯輸，走下陣去。黃鳳仙明知其計，偏不怕他，偏要趕他下去。原來王蓮英是個拖刀之計，兩馬相近，扭轉身子來，劈頭就是一口繡鸞刀。黃鳳仙的馬跑發了收不住，那一刀可的照著他的頂陽骨上下來。唐狀元看見，嚇得渾身抖戰，急忙的架起槍來，大喝一聲道：「畜生哪裡走！」原來聖天子有百神相助，大將軍有八面威風。唐狀元這一聲喝，喝得個黃鳳仙的馬倒退了三五步，那一刀緊緊的掉在他的馬面前。王蓮英收起了刀，叫做個單絲不線，孤掌難鳴。一個怎禁得他兩個？沒奈何又走到海邊上，又跳在海裡去了。唐狀元道：「這是個脫身之法，我和你

把軍馬扎住在這裡，看他幾時上來。」一日守到日西，杳無蹤跡，方才收兵罷戰，報與元帥得知。元帥重賞。

到了明日上，藍旗官又來報道：「番將討戰。」元帥心上有些吃惱，說道：「西洋地面，專一出這等一個女人，倒有些費嘴。」洪公公道：「這女人都是些邪術，何不去請天師來作一區處？」去問天師，天師道：「還是國師。」又問國師，國師道：「要貧僧擒此女人，先要選下一員好漢，聽貧僧的號令。」元帥道：「要個甚麼好漢？」國師道：「要個不怕天地、不怕鬼神、水裡水去、火裡火去，這等一個好漢才去得。」元帥道：「帳下諸將哪個去得？」道猶未了，只狼牙棒張柏大叫道：「末將不才，其實去得。」元帥道：「怎見得你去得？」張柏道：「末交不怕天地、不怕鬼神、水裡水去、火裡火去，故此去得。」國師道：「這個女總兵善能人水，他每番詐敗佯輸，跳到海裡去。你明日和他交手之時，他在前面跳下海，你在後面也要跳下海。又要在海裡面和他大殺一場，且要拿得他上來，才算你去得。」張狼牙想一想說道：「跳下海去不至緊，卻不淹死了我？我做個魍魎之鬼，怎麼能夠再來斬將立功？怎麼能夠再生還大明國？這個事成不得。」心裡不肯去，口裡不作聲。國師早已知其意，笑一笑說道：「你這個人有勇無謀，成不得甚麼大事。再有哪個好漢去得？」道猶未了，黃鳳仙跪著稟道：「末將不才，勉強去得。」國師道：「那女將下海，你也要下海，須是不怕死，才去得哩！」黃鳳仙道：「既然有心為國，一死何辭？」國師看見他英雄慷慨，心裡老大的服他，即時袖兒裡取出一件寶貝來，交與黃鳳仙。黃鳳仙接在手裡一看，只見是個滴溜圓眼大的一顆珠兒。黃鳳仙道：「國師老爺在上，敢問這個寶貝叫做甚麼名字？」國師道：「叫做個碧水分魚。」黃鳳仙道：「甚麼叫做個碧水分魚？」國師道：「拿它在手裡，跳下水時，水分兩開，中間讓出一條大路。凡是蛟龍魚鱉，無所不見，故此叫做個碧水分魚。我南朝算命的先生，都寫它做個抬牌，正取它這一段好處。」黃鳳仙道：「我那個女總兵還會駕霧騰雲哩！」國師道：「我別有調度，你只管放心前去。」黃鳳仙拜謝國師，拿了寶貝兒去。張狼牙說道：「我的膽子略小了些些兒，哪裡曉得有這等的寶貝。」這叫做是個當場不展，背後興兵。國師又請過天師來相見，請他駕起草龍，專等海裡的妖精騰雲上來，擒拿著他，不可輕放。

安排已畢，到了明日早晨，王蓮英又來討戰。黃鳳仙單刀出馬，兩個人殺做一砣兒。殺了一會，五蓮英還是昨日的舊譜子，照著個海邊上只是一跑。黃鳳仙大笑了三聲，說道：「你今番再走到哪裡去也！」王蓮英連人帶馬跳下海裡去了。黃鳳仙道：「潑賤人，你會下海，偏我不會下海麼？」連人帶馬，也跑下海去。王蓮英心裡想道：「這個賤人，今日自送其死。」勒轉馬來，兩家子在海裡面，又大戰了二□多合。王蓮英看見海裡水每每的分開去，不淹著個黃鳳仙，黃鳳仙在水裡越戰越精爽，他心裡就曉得有些不停當，念動真言，宣動密語，連人帶馬，一駕黑雲，騰空而起。黃鳳仙大怒，說道：「你會騰雲，偏我不會騰雲哩！」也是一駕黑雲，騰空而起。王蓮英在頭裡，張天師看見他起來，一個九龍神帕撲的一聲響，單將下來。黃鳳仙聽見撲的一聲響，怕有個甚麼疏失，急忙的落下雲來，先在地上。只見王蓮英一罩罩著，掉將下來。剛剛的掉將下來，黃鳳仙就走近前去，照頭一刀，砍下一顆首級。天師落下了草龍來，黃鳳仙已是提著個鮮血淋漓的一顆首級。黃鳳仙道：「不知天師在上，小將僭了。」天師收了寶貝，說道：「斬將拿旗，怎麼論得一僭字。」見了元帥，獻上首級。元帥大喜，重頒賞賜，大設筵宴。元帥道：「今番女人國再沒有這等一個對頭了。」眾將官道：「眼見旌旗捷，耳聽好消息。」

哪曉得那個女王，聽知道總兵官砍了頭，倒嚇得兢兢戰戰，吩咐女學士撰下降書降表，吩咐女尚書備辦進貢禮物，吩咐女百姓安排香爐花瓶，迎接天使。猛然間，東宮裡閃出一個紅蓮宮主來，朝著女王行了一個禮，說道：「父王有何事煩惱？何不說與孩兒得知。」女王卻把個南朝寶船，黃鳳仙投降，總兵官被殺各項的事情，細說了一遍。紅蓮宮主道：「些小之事，何足掛懷！」女王道：「你怎麼看得這等容易？」宮主道：「不是孩兒誇口所說，仗著父王的洪福，憑著孩兒的本領，拿過黃鳳仙來，砍他萬段，抓過他寶船來，碎為齏粉，此有何難？」女王道：「他船上還有一個道士，官封引化真人，能呼風喚雨，役鬼驅神。他船上還有一個僧家，拜為護國國師，能懷揣日月，袖函乾坤。你還在那裡做夢哩！」宮主道：「不要說個做夢，我把那個道士，殺得他九梁星裡不見了冠兒；我把那個僧家，殺得他南無阿彌不見了圓帽。」女王道：「你生長閨門，深居庭院，怎曉得個廝殺的事？」宮主道：「孩兒不省，自幼兒幽閒無事，精通六韜三略；長大時曾遇天仙，傳授我一千兵法。正是幼而學，壯而行，今番卻是該我施展的日子。」女王道：「孩兒，你若武藝不精，不可自送其死。」宮主道：「螻蟻尚且貪生，豈可孩兒不付量，自送一個死？」女王道：「既如此，全仗你這一功。」

紅蓮宮主辭了父王，點齊一支兵馬，竟出白雲關而來。藍旗官報上中軍。元帥道：「怎麼又有一個甚麼女將？」藍旗官道：「他自稱紅蓮宮主，口出不遜之言。」王爺道：「既是口出不遜之言，一定是有膽本領。」老爺道：「叫過黃鳳仙來，問他一個端的，就見明白。」問到黃鳳仙，他說道：「有便有一個紅蓮宮主，並不曾曉得他有甚麼本領。」元帥道：「帳下哪一員將官領兵出陣？」道猶未了，左先鋒張計應聲道：「末將不才，願領兵出陣，擒此夷女。」元帥道：「這又是一個新來的女將，你不可易視於他，恐失威望。」張先鋒道：「謹依將令，不敢疏虞。」提起一張大桿豹頭刀，騎一匹銀鬃抓雪馬，領了一支鐵甲夜寒兵，飛陣而去。擺一擺虎頭，睜一睜環眼，只見番陣上站著一個女將軍：

巧樣佳人鬢挽雲，金裝攢甲越精神。
眉分柳葉一彎翠，臉帶桃花兩朵春。
勒馬自知心上事，迎風誰是意中人？
西洋絕域偏孤零，雲雨巫山認未真。

張先鋒高叫道：「來者何人？敢攔我的去路？」那女將道：「吾乃西洋女兒國國王位下東宮侍御紅蓮宮主是也。你是何人？」張先鋒道：「我乃南朝大明國朱皇帝駕下欽差征西前部左先鋒張計是也。」宮主道：「你既是南朝大明國欽差官，也該曉得三分道理，怎麼苦苦的上門欺負人？」張先鋒道：「你這蕞爾小國，偏敢抗拒天兵，怎麼說個欺負二字？」宮主道：「怎見得是個抗拒？」張先鋒道：「你不抗拒，怎不早早的遞上降書降表，倒換通關牒文，獻上傳國玉璽？」紅蓮宮主大怒，說道：「你無故侵犯我的國土，還講甚麼降書降表！」道猶未了，照頭就是一刀。張先鋒就還他一刀。自古道：「容情不舉手，舉手不容情。」一往一來，一上一下，大戰三五□合，不分勝負。紅蓮宮主心生巧計，故意的把個刀虛晃幾晃，敗陣而走。張先鋒看見他的刀法錯亂，只說他是真，放心大膽，趕他下去。只見宮主懷裡取出一件東西來，口裡說道：「佛爺爺！佛爺爺！你便把個寶貝兒與我，不知它靈也不靈？」連忙的舉起來，望空一撇。那寶貝就現出萬道爭光，千層瑞氣，呼一聲響，正照著張先鋒的頭上落將下來，把個張先鋒打得東歪西倒，支架不住，滾在地上。番陣上一聲梆響，一群女將擁走了一個張先鋒。到了明日，紅蓮宮主又來討戰。元帥道：「陷了左先鋒；老大的沒趣。」只見右先鋒劉蔭朝著元帥打個拱，說道：「末將不才，願領兵出陣，報復左先鋒之仇。」元帥道：「這女將軍都是些術法，你們出陣的最要提防他。」右先鋒道：「末將知道。」拽起一桿雁翎刀，跨著匹五明馬，領了一支新選鋒，飛跑出陣，喝聲道：「潑賤婢，你可認得我劉爺麼？」掄起那一口刀，就像舞流星的一般，呼呼的只聽見響。紅蓮宮主擋不得手，不上兩三回，撇一下刀，敗陣而走。劉先鋒道：「這又是個賺法，我只是一個不趕他，看他把我怎麼。」紅蓮宮主一逕而去了，漸漸的去得遠，漸漸的進了關。劉先鋒道：「我也且回船再來。」停鞭緩轡，迤邐而行。哪曉得紅蓮宮主悄悄的在後面趕將來，拿起個寶貝，吹了一口，手裡一撇。那一吹不至緊，就像轟天劃地的一個響雷公，那一撇不至緊，早已萬道金光，千條瑞氣。一個響雷公就落在劉先鋒的頭上，任你就是個孔夫子，也迅雷風烈必變，番陣上一聲梆響，又擁走了一個劉先鋒。

到了明日，紅蓮宮主又來討戰。元帥還不曾開口，只見狼牙棒張柏高叫道：「蛙蟲小輩，何足道哉！饒他就是爪哇國的王神姑，也不過如此！」把個鐵襖頭往下捺一捺，把個牛角帶往上掐一掐，把個狼牙棒手裡擺一擺，說道：「元帥少坐片時，容末將擒此妖婢。」攀鞍上馬，跑出陣前，劈頭就扯開喉嚨來，大喝一聲：「哇！」就像半天中一聲霹靂。喝聲未絕，兩點般的狼牙釘搗將去。那張千戶人又黑，馬又烏，力又大，勢又凶，狼牙釘又重，搗得個紅蓮宮主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，一個倒栽蔥，翻在馬鞍轆下。只聽見他口裡叫道：「菩薩！菩薩！你這個可靈驗麼？」張狼牙只說是搗得他慌了，口裡叫「菩薩」，哪曉得他手裡還在鬼

弄。張狼牙看見他滾在地上，提起刀來取他的首級。只見豁喇一聲響，爆出萬道金光，千條紫霧，一座泰山壓在張狼牙頭上。番陣上一聲梆響，又擁走了一個張狼牙。解上女王，女王道：「權且寄監。」紅蓮宮主怕他監裡作吵，吩咐道：「殺了罷。」剛剛的拿出力來，張狼牙照像前番火燒的故事，盡著氣力吆喝一聲。吆喝這一聲不至緊，渾身上的繩索，又是逐寸逐分的斷了。掣過狼牙釘來，左衝右突，前滾後掀，恰像個搜山的羅刹，哪一個敢近他的身邊。抓住了烏錐馬，只是一走如飛。見了元帥，把這些廝殺的事說了一遍。元帥道：「你還鹵莽了些。」張狼牙道：「那時節若得兩個幫手，也不遭他的毒害。」元帥道：「今番多差幾員大將去。」

到了明日，紅蓮宮主又來。南陣上三通鼓響，擁出兩員大將：左邊是征西遊擊大將軍黃彪，右邊是征西前營大都督公子王良。高叫道：「你是甚麼樣的潑賤婢？有多大的本領，敢生擒我上邦的大將麼？」兩員將，兩騎馬，兩般兵器，殺得天花亂落如紅雨，海水翻騰作雪飛。只見紅蓮宮主白白嫩嫩，面如出水荷花；裊裊婷婷，身似風中細柳。坐在那馬上，雖然有一種風情，肚子裡包藏的都是些殺人的肝膽。他看見南陣上來得凶，曉得不是個好相識，哪裡敢交手？撥轉馬只是望本陣而逃。這兩個將軍殺得性起，也不記得他有甚麼妖術，跑著馬趕向前去，一心只是要拿住他。

畢竟不知這一趕還是輸，還是贏，且聽下回分解。